

## 第八回 碧秋女雄武同逃

詩曰：

雲想衣裳花想容，青春色遇亂離中。  
功名富貴若常在，得失悲歡總是空。  
窗裡日光飛野馬，簷前樹色隱度擺。  
身無採風雙飛翼，油壁香車不再逢。

話說葛明霞聽得安祿山反了，父親被他監禁，意欲到監問候。又有軍士攔阻，不許通信。衙門又被巡城指揮封了，正在房中與紅子憂愁哭泣。只見外面乒乒乓乓打將進來。家人奔進說：「小姐，不好了！安太子打進來了。」明霞罵道：「哪個太子？」家人低聲道：「就是安祿山的兒子安慶緒。」明霞聽了，大哭一聲昏倒在地。

那安慶緒領著眾軍一層一層的搜進來，直到內房。就扯住一個丫環，拔出劍來，摺在他頸上問道：「你快快直說，葛太古的夫人在哪裡？若不說，就要砍了。」丫環哭道：「我家沒有夫人的，只有一位小姐。」安慶緒指著紅子道：「這可是小姐嗎？叫甚名字？」丫環道：「這是紅子姐姐。我家小姐叫明霞。倒在地下的就是。」安慶緒收劍入鞘，喝叫丫環們：「與我扶起來。」眾婢將明霞扶起。安慶緒向前一看，見明霞紅暈盈腮，淚珠滿頰。嗚嗚咽咽，悲如月下啼鵑；裊裊婷婷，似風前楊柳。

安慶緒這廝看得著麻了，忙喝軍士退後，不要上前驚嚇小姐。自己走近前來，躬身作揖道：「不知小姐在此，多多驚動，得罪！」明霞背轉身子立著，不去睬他，只是哭。慶緒道：「早知葛僉判有這等一位小姐，前日不要說罵我父王，就是打我父王，也不去計較他。如今待我放出你令尊，封他做大大官兒。我便迎小姐入宮，同享富貴。明日我父王死了，少不得是我登基，你就做皇后，你父親就是國丈了，豈不妙哉。」

明霞聽了大怒，不覺柳眉倒豎，星眼睜圓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口走！你這反賊，休得無禮。我家累世簪纓，傳家清良，見你一班狗奴作亂，不得食汝之肉，斷汝之骨，寢汝之皮，方泄我恨。你這反賊不要想錯了念頭。」

慶緒見她光景，知道一時難得她順從。欲要發怒，他又恐激她尋死，心裡又捨不得，出來在中廳坐定。明霞在房裡只是大哭大罵。慶緒只做不聽見，坐定了一會，吩咐喚李豬兒來講話，軍事應著去了。一面叫軍士將葛衙裡一應對象細軟盡行搬搶，把許多侍女一齊縛了，命軍士先送入宮。又將他老幼家人一十八名，也都下了監。軍士一一遵命而行。

不多時，李豬兒喚到，向慶緒叩了頭，問道：「千歲爺呼喚，有何令旨？」慶緒道：「葛太古的女兒葛明霞，美豔異常，我欲她入宮匹配。耐這妮子與那老兒一般的性，開口便罵，沒有半毫順從的意思。我想若是生巴巴的搶進宮去，倘然啼哭起來，驚動娘娘知道，到要吃醋拈酸，淘他惡氣。我故此喚你來，將葛明霞與侍女紅子托付於你領回家去，慢慢的勸諭她。若得她回心轉意，肯順從我，那時將那嬌嬌滴滴的身體摟抱懷中，取樂一回，我就死也甘心了。你這李豬兒不消說，自然扶持你個大富貴。」李豬兒道：「千歲爺吩咐，敢不盡心。若得她心肯，就是運通時。」慶緒道：「好！須要小心著意。」說罷，將明霞、紅子交與豬兒，自己上馬回宮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那李豬兒是誰？原來是個太監，當日明皇賜與祿山的。慶緒要將明霞、紅子二人托他勸諭，思量別的東西好胡亂寄在別人處，這標緻女子，豈是輕易寄托得，所以，想著這個太監，是萬無一失的。慶緒故此叫來，將明霞、紅子交與他。李豬兒領命，就叫軍士喚兩乘轎子，將她主婢二人抬進李太監衙內來。原來，這李豬兒生性邈邈懶懶，不肯整理衙署。衙裡小小三間廳堂，後一邊是廚房，一邊是空閒的耳房，後面二間就是李豬兒睡臥的所在。

明霞、紅子被豬兒藏在耳房中。兩人相對哭泣。坐了半日，看看夜了，也沒人點燈進來，也沒人送飯進來。明霞哭告紅子道：「安慶緒那賊雖去，日後必來相逼，況我爹爹平生忠直，必死賊人之手。今後料不能夠父女團圓了，不如尋個短見。」紅子道：「姐姐不可如此，老爺被賊監固，自然有日出來。小姐豈可先一死，況且鍾郎花下之盟，難道付之東流？」明霞道：「若說鍾郎，一發教人寸腸欲斷。我想他現貶萬里之外，雲山阻隔，未知他生死如何。想起三生夙願，一生良緣，天南地北，雁絕鴻希我如今以一死謝鍾郎，倘鍾郎不負奴家，將杯酒澆奴墳上，等他對著白楊之塚，哭我一場，我死亦瞑目矣。」

紅子道：「小姐與鍾郎死，死亦何益，況且老爺又無子嗣，只有小姐一點骨血，小姐還是少緩須臾，慢死以圖完計。」明霞道：「我自幼喪了母親，蒙爹爹鞠養，豈不欲苟延殘喘，以侍嚴親。只是安慶緒早晚必來凌逼，倘被賊人玷污，那時死亦晚矣。我胸前紫香囊內，一個回心方勝兒，就是與鍾郎唱和的兩幅綾帕，我死之後，你可將它藏好。倘遇鍾郎，你須付與他，教他見帕如見奴家。我那紅子呀！我和你半世相隨，知心貼意，指望同享歡娛。不想今日此地拋離，好苦殺人也。」紅子道：「小姐說得哪裡話，若得老爺盡忠，小姐全節，獨不帶我紅子死義乎！況紅子與小姐半步兒不肯相離，小姐既然立志自盡，紅子自然跟隨小姐前去。在黃泉路上也好伏侍小姐。」明霞大哭道：「紅子呀！我和你不想這般結果，好苦呀。」兩人淚眼對著淚眼，只一看，不覺心如刀刺，肝腸欲斷，連哭也哭不出了，只是手扶著手，跌倒在地。

只見門外火光一耀，一聲響處，那門鎖也開了，一個老嫗推開門來，後邊跟著個垂髻女子，手持一燈，向桌上放著。那老嫗與女子連忙扶起明霞、紅子，老嫗就道：「小姐不須短見，好歹有話與老身從長計議。」明霞看見兩個女人，方始放心。紅子偷眼看那老嫗，生得骨瘦神清，不象個歹人。又仔細把那女子一看，卻好一種姿色。但見：

態若行雲輕，似熊飛之燕。姿同玉玄嬌，如解語之花。眉非怨而常顰，腰非瘦而本細。未放寒梅，不漏枝頭春色；含香荳蔻，半舒葉底奇芳。只道是葛明霞貞魂離體去遊蕩，還疑是觀世音聖駕臨凡救苦辛。

那女子同著老嫗向前與明霞施禮坐定。明霞道：「媽媽此來為何，莫非為反賊來下說詞麼？」老嫗道：「老身奉李公公之命而來，初意本要下說詞。方才在門外聽見小姐與這位姐姐如此節烈，如此悲痛，不覺令人動了一片婆心。小姐不須悲泣，待我教你脫離虎口何如？」明霞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便是再生大恩人矣，請問媽媽尊姓？」老嫗道：「老身何氏，嫁與衛家。夫君原是秀才，不幸早年謝世，只生此間這個小女，名喚碧秋。老身沒甚營生，開個鞋鋪兒，母女相依活命。只因家住李公公衙門隔壁，故此奉命前來。」

熟。方才將你二人關在家中，他因今夜輪值巡城，不得工夫，在家又不便托男子來看守，所以央求老身。一來看管你，二來勸諭你。他將衙門上的匙鑰都付與我，又恐有軍兵來囉嗦，付我令牌一面。我因家裡沒人，女兒年幼不便獨自在家，故此一同過來。我想那安慶緒這廝他父親在此，還要淫污人家婦女，如今一發肆無忌憚了。我那女兒年方十六，姿容頗豔，住在此間，牆卑室淺，誠恐他耳目，也甚憂愁，連日要出城他往，奈城門緊急，沒個機會。今日天幸李豬兒付與我令牌，我和你如此如此賺出城門，就好脫身了。」

明霞道：「若是逃走，往何方投奔去好？」衛嫗道：「附近城池都是安祿山心腹人鎮守，料必從賊，只有睢陽可以去得。」明霞道：「如此竟投睢陽去便了。」衛碧秋道：「且住，我們雖有令牌，只是一行女子，沒一個男人領著，豈不被人疑惑。倘然盤詰起來，如何了得。」明霞道：「正是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衛碧秋指著几上道：「這不是李豬兒餘下的冠帶麼，我如今可將此衣帽穿戴起來。到城門如此如此，自然不敢阻擋了。」衛嫗道：「我兒之言甚為有理。」三人以為得計，明霞也就停哀作喜。

獨有紅子在旁，血淚交流，默默腸斷。明霞問道：「紅子我和你自分必死，不期遇著衛媽這等義人，方幸有救，你為何倒如此悲慘？」紅子道：「小姐在上，紅子有一言相告。安賊屬意的不過是一小姐，如今小姐逃遁，明日李豬兒、安慶緒知道，必差軍士追趕。我們弓鞋足小，哪經得鐵騎長驅。紅子仔細想起來，小姐雖是暫逃，只怕明日此時依舊被賊人拿獲了。」明霞道：「如此怎生是好？」紅子道：「紅子倒有一計在此。」

明霞道：「你有何計？」紅子道：「如今只求小姐將衣脫下，與紅子穿了，待我觸死階前，你們自去逃走。那反賊見了，只道小姐已死，除卻候想，不來追緝了。」明霞道：「紅子說哪裡話，我和你分雖主婢，情同姐妹。方才我欲尋死，你便義不獨生。如今我欲偷生，豈可令你就死，這是萬萬使不得。」紅子道：「蒙小姐養育，如骨肉相待，恨無以報。今日代小姐而死，得其所矣。若小姐不允紅子所請，明日彼此擒拿，少不得也是一死。望小姐早割恩情，待紅子引決。」說罷，便去脫明霞衣服。明霞抵死不肯。衛嫗與碧秋道：「難得紅子這片好心，小姐何不依了他罷。」明霞不肯，只是哭。

衛嫗、碧秋向前，脫下她衣服來紅子穿了。碧秋道：「紅子姐穿著小姐這衣服，同小姐一般，定能逃安賊之眼矣。」紅子哭道：「與小姐說話只在此頃刻，此後無相再見之期了。小姐請坐，待紅子拜別。」明霞哭道：「你是我的大恩人，還是你請坐了，待我拜你。」二人哭做一團，相對而拜。衛嫗與碧秋道：「如此義人，我母子也要一拜。」紅子道：「我紅子當拜，你母女二人萬望好生看待我的小姐。賤人在九泉之下，也得放心。」說罷，衛嫗、碧秋也掉下許多淚來。三人哭拜已畢，紅子起來，便向階下走去，轉頭看了明霞一眼，血淚紛紛亂滾。

明霞大慟，心中不忍，方欲向前去扯，那紅子早向庭中一塊石上，將頭狠撞一下，鮮血迸流而死。明霞看了，叫道：「可憐我那紅子！」一聲哽咽，哭倒在地，連那衛嫗、碧秋，心中也慘痛不過，忙去挽扶明霞。叫了好一會，方才甦醒起來。衛嫗道：「小姐且停哭泣，樵樓已交三鼓了，事不宜遲，可速速打點前去。」

碧秋就將李豬兒的太監帽戴了，又穿起一件紫團龍的袍兒。衛嫗道：「我兒倒嚴然像個內官模樣，只是袍兒太長了些。」碧秋道：「到長些好，省得腳小不便穿鞋。」衛嫗便將令牌與碧秋藏在袖裡道：「你兩個稍坐，待我下面去看一看光景，然後出去。」說罷，走出去了一會。進來道：「好得緊，李豬兒說，只有一個小監在家。今晚兩個都差去了巡城。只有一人把守，一人在廚房後睡熟了。我們快快走罷。」碧秋扶明霞出了房門，向外而走。衛嫗在前，明霞戰戰兢兢的跟著，碧秋扮內監隨在後邊。走到衙門首，衛嫗悄悄地將鎖來開了。只見把門的小監，睡在旁邊，壁上一盞半明不暗的燈兒。碧秋忙把燈兒吹滅了。

衛嫗呀的開了大門，小監在睡夢裡驚醒道：「什麼？什麼人開門！」衛嫗道：「是我，衛媽媽。因身上寒冷，回去拿牀被就來的。裡頭關著葛明霞在那邊，你須小心，寧可將門關好了，待我來叫你再開。」太監道：「媽媽真是好言，我曉得了。」這邊衛嫗說話，那邊碧秋扯著明霞，在暗地裡先閃出門去了。衛嫗也走出來，小監果然起來，將門關上。

衛嫗忙到隔壁，開了自己的房門，叫明霞、碧秋進來坐了，自己去打起火來向明霞道：「你須吃些夜飯好走路，只是燒不及了，有冷飯在此，吃了些罷。」明霞道：「我哭了半日，胸前塞滿，那裡吃得下。」碧秋道：「正是，我的胸前也塞隔了，不須吃罷。」衛嫗道：「有冷茶在此，大家吃了一杯罷。」明霞道：「口中乾渴，冷茶到要吃幾杯。」三人各吃了兩杯，衛嫗又領明霞到房中去小解了。母子二人也各自方便，就慌忙收拾細軟銀錢，打個包裹兒。衛嫗拿著，也不鎖門，三人竟向南門而走。

到得城門，已是四鼓了。碧秋高聲叫道：「守門的何在？」叫得一聲，那邊早有兩個軍士，一個拿梆子，一個拿鑼，飛奔前來問道：「什麼人在此？」碧秋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今夜李公公巡城，可曾巡過麼？」門軍道：「方才過去的。」碧秋道：「咱就是李公公著來的，有令牌在此。去傳你守門官來講話。」門軍忙去請出守門千戶，與碧秋相見。碧秋道：「咱公公兩位親戚，著咱家送出城門外，有令牌在此，快些開門。」守門官道：「既是李公公親戚，為何日裡不走，夜裡才來叫門？」碧秋道：「你不曉得，昨聞千歲爺有旨：『自明日起，一應男婦不許出城了。』因此，咱公公知道這消息，連夜著咱送去。」守門官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李公公方在此巡城，為何不見吩咐？」

碧秋道：「你這官兒好呆，巡城乃是公事，況有許多軍士隨著，怎好把這話吩咐與你。也罷，休得狐疑，料想咱公公去還不遠，待我趕上去稟李公公說：守門官見了令牌也不肯開門，叫他親自回來，與你說說罷了。」守門官慌忙道：「公公不須性急，小將職司其事，不得不細細盤詰，既說得明白，就開門便了。」碧秋道：「既如此，快些開門，咱便將此令牌交付與你，明日到咱公公處投繳便了。」守門官接了令牌，忙叫軍士開門，放碧秋與衛嫗、明霞三人出城去了。門軍依舊鎖好城門。

到了次日，守軍官拿了令牌到李豬兒投繳。走到衙門前，只見許多軍民擁擠在街坊之上，大驚小怪。守門官不知為甚，閃在人叢裡探聽，只見說昨夜李公公衙內撞死了葛明霞小姐，逃走了侍婢紅子，有隔壁衛嫗與碧秋同走的，還有令牌一面，在衛嫗身上藏著哩。守門官聽了，嚇得目瞪口呆，心裡想著夜間之事蹊蹺，慌忙奔回，吩咐軍士切不要洩漏昨夜開門的事。就將令牌劈碎放在火裡燒了。

這裡李豬兒忙去稟知安慶緒，親自來驗。看見死屍面上鮮血滿了，只有身上一件鵝黃灑線衫兒，是昨夜小姐穿在身上的。所以，慶緒辨不出真假，只道死的是真明霞，便把李豬兒大罵道：「我將葛明霞交付與你，你如何不用心伏侍，容他死了？狗奴才，這等可惡！」豬兒只是叩頭求饒。慶緒道：「且著你把她盛殮了，你的死在後邊。」說罷，氣憤憤的上馬，眾兵簇擁回去了。豬兒著人買一口棺木盛殮，抬到東城葬了，給她立了一個小小石碑，立在墳前上，刻著「葛明霞小姐之墓」七字為記。豬兒安排完了，暗想：「安慶緒那廝恨我不過，我若久在此間，必然被他殺害，不如離了這裡罷。」計較定當，取些金珠放在身上，匹馬出城，趕到安祿山營中隨征去了不題。

卻說衛樞與明霞、碧秋三人賺出城來，慌慌忙忙望南而走，到一個靜僻林子裡，碧秋將衣帽脫下來，撇在林中，三人又行了幾里，尋個飯店暫歇，買了面來做了些餅子，放在身邊。一路裡行到哪地方，都被軍馬踐踏，城池俱已降賊。三人怕有盤詰，只得打從別路，擔饑受渴，晝休夜行。但見：

人民逃竄，男婦慌張。人民逃竄，亂紛紛覓弟尋兒；男婦慌張，哭啼啼抱兒挈女。村中並無雞犬之聲，路上惟有馬蹄之跡。夜月淒清，幾點青磷照野。夕陽慘淡，堆白骨填途。砂石飛卷邊城，隱隱起狼煙。臭氣熏蒸河畔，累累積馬糞。正是寧為太平犬，果然莫作亂離人。

三人在路行了許多日子，看看來到睢陽界，只當道有一座石碑坊上有「嘯虎道」三字。衛樞道：「好了！我聞得人說到了嘯虎道，睢陽就不遠了。」說話之間，走上大路來，見兩旁盡是長林豐草。遠遠有鼓角之聲，旌旗之影。

三人正在疑思，忽見前邊三四匹流星馬飛跑而來，三人忙向草中潛躲，偷眼看見流星馬上，坐著彪形大漢，腰插令旗，手持弓箭，一騎一騎的路過去了。到第四匹馬跑到草中，忽然驚起一隻野雞，向馬前衝過，把那馬嚇得立跳，撞下路旁來。馬上的人早已看見了明霞等三人，便跳下馬來，向前擒捉。

不知如何脫身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錦香亭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